

韋非子 十四之六

110

庫文閣內		漢書
函	六〇三五	
架	二六五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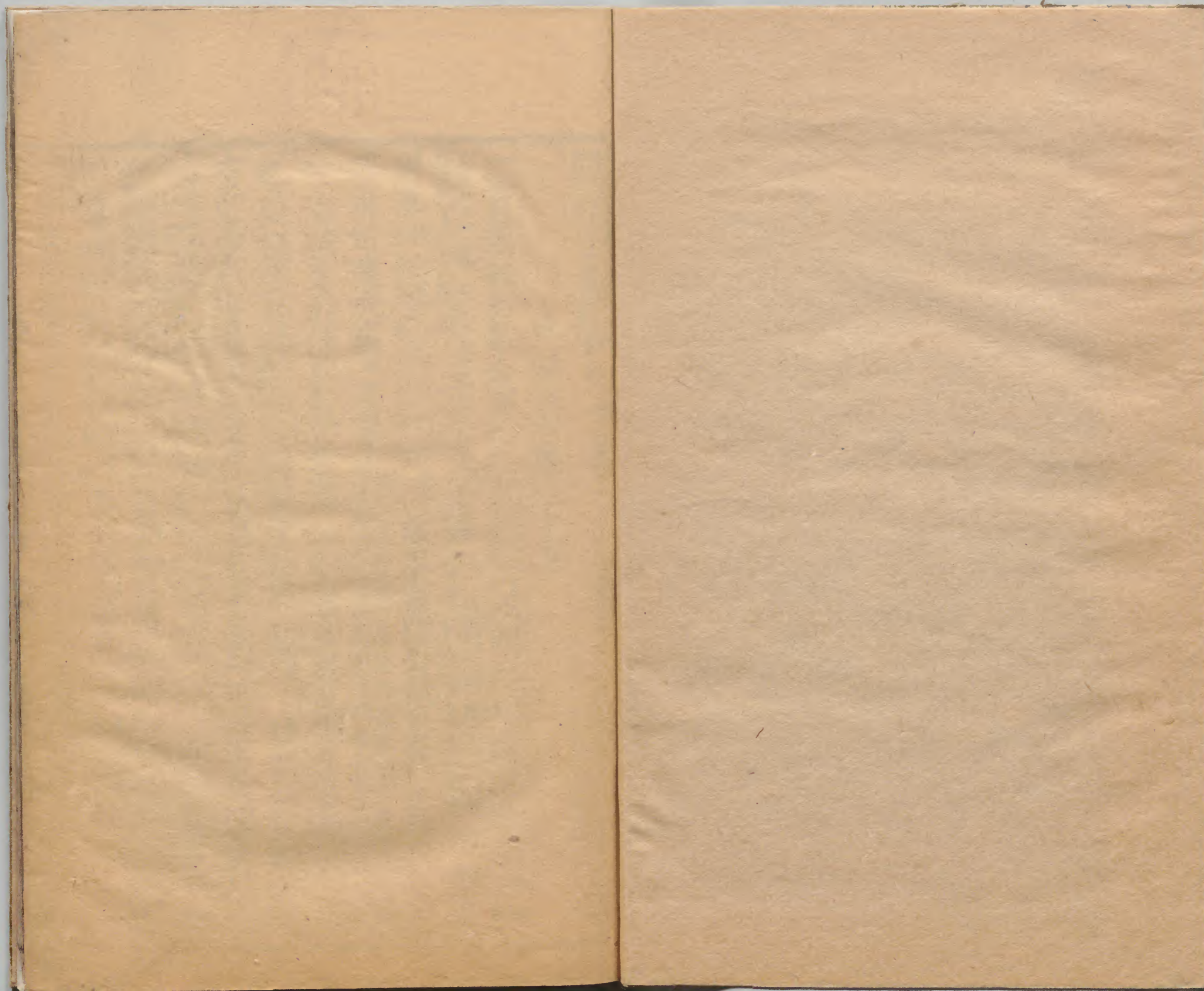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漢書門			
冊	五	函	六〇三五
架	二	號	五
類	六	冊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35
冊數	9 (5)
函號	300 33

法家二卷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第二十五

漢書文庫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口操之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

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子罕淫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恒為

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弑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

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則法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

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

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

情但當自求理以此言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而不發五苑應

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

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田鮪須私忠於上也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儀辭魚以為違法受魚

田章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

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

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

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

權可借同族者共家恐其因而擅已況君如周行人之却衛

明主之道王圍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如周行人之却衛

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如周行人之却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

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躬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

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張引網綱則萬目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

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

駑矣是以說在推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

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

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

富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

相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

泣也宮有怨女則人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

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後得前却遂旁而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恣欲於馬者

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然馬驚於出羸而造父不能禁

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羸也羸亦令馬可王子於

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

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

右經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撤下而不能成曲亦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服習之故成也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馬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怙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怙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眾久矣而田成怙利之是田成怙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賀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朞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

彘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
間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
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
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此言之
人二甲此言毀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

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
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
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
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
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
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屯亦

閻過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衍

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
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
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
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
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
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蔬菜橡果棗栗足以

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
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
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棗蔬而治一
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
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

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仲相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

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相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

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
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
之所以自淺媯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
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
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
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
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
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
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
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
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
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
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盼然環其眼環轉其
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
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
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
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
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
必能辟疆
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
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

一撮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束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叅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

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
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
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
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
下然而女奴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
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
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
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
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
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
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
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鍍在後

鍍鍍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

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
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

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

則有錯飾後則利鍍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
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
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
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言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

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

為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係緝故曰繁

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諂詐不能制勝禮唯忠信可以君其詐之而

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

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多獸後不必無獸以

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偽俗故言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

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

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

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
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
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
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
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
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
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
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
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
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
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
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

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
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
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
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
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相謙故河濱之漁者

爭坻坻水中高地
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若窳
惡也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
人之事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
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

聖堯柰何堯在上三人為惡仲
尼謂堯為聖者柰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

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
有禮讓何須舜以化

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

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椿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椿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惟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

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弃其母父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女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女故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

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甕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

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

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邾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

至則已斬之矣邾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邾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邾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

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

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

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邾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

之所斬若罪人邾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邾子

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邾子且後至也夫邾子曰以徇不足

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

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

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幸也且望邾子

之得之也望邾子之過今邾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

所望也故曰邾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邾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

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

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邾子之所以分

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

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

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

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

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貧以便治也或曰

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

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

令故曰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相公之威下相公之令是臧
不緣也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
丞都丞官官之卑者也即避卑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
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
誑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與言
韓宣王問於膠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膠留對曰昔魏
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
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則國
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
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
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
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
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
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
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
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
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
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
苟不當雖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
猶以為多也以千百數猶且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
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圖圍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圖圍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圖圍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

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

對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相公宮中二市婦閭_{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相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

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齊相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相公曰告仲父者三_{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_{優俳優樂者名}相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相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相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為佚哉索人不勞使人

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菹并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李允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允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也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之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辨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也雖倍入

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而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害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楯櫓而自卧之櫓也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

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

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一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

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五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美而賞之求女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與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
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
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
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相公置射鉤而相
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相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
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祛之罪相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
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
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
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相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
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

人之言也直飾

非誠言也

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

臣不愧而復為貞

不皆死然後為貞

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

不貳何如人有設相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相公不能
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
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相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
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
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
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
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
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
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
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
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
薛子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
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
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
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
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
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
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
世賜與爲寢也故曰
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
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
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
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
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
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
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
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
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
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
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
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
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

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夫差
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
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
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
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
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
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
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
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
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
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
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
上精廉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伊如上雖侈然則說之以節

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

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
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

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

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為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

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

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必女媺待耳目之所

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

成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

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

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

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

不用而效得故宋人語曰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

未必一得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效亦有羅不

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已之肖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

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

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

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

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

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

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

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

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柰

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柰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

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

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柰何也

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

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

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

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

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

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

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

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踣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踈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踈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子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以相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之故曰懸怒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

故楮師作難食元龜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徵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楮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

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己則賢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第十六

